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賀中書張舍人啓

伏審祇恩宸宸直制掖垣仰宿德之登崇翕輿言之
胥協竊以綸闈近密鳳閣清華職分押於六曹任尤
嚴於四禁必妙文華國斯稱起草之工惟精識研幾
乃盡判花之美克當盛選允屬元儒恭以某官敦裕
而剛方高明而肅括偉才名世厚德鎮浮學洞古今
龜千年而五總量恢遠大器百斛而半虛雅高難進
之風鬱有老成之望簡在睿眷儀于要塗讎天閣之
隱篇正祠曹之缺禮立黜堊下旋綴錄於直書壓角

省中遂通班於邇著居獻納論思之地掌典謨訓誥
之文豈惟使溫詔雅辭炳若同風於三代將必有嘉
猷高韻卓然獨冠於一時注意旣隆秉成可待浚夙
叨鑒遇遠庇庥光聆紫泥黃紙之除徒知增抃望紅
藥蒼苔之省莫遂修容伸慶有虔陳辭靡究

賀婺守林給事移鎮紹興府啓

疇庸疏寵移鎮宣風惟京輔之剖疆非賢不乂冀帝
城之蒙福與國咸休眷求持橐之英誕布出綸之號
蔽自注意諧于僉言恭以某官學洞聖真道隆師表
以至大至剛之氣濟先知先覺之資夙簡睿衷久儀

禁路邇分重寄來殿名邦惠養編氓道有袴襦之詠
誅鋤宿蠹下無銖兩之姦一方甫藉於承流三月已
觀於報政德風追古治等冠時推名世之期至于今
五百歲矣稽共理之効其惟良二千石乎亟上最書
茂膺殊渥爰陞臨於近屏用益著於遠猷留婺境之
愛棠人思卧轍想稽山之騎竹日徯揚旌蓋二天覃
布於恩仁故兩地舉同於慕詠魏相揚州之治已被
深知蕭公馮翊之除姑爲詳試旣民瞻之積稔知公
望之彌高浚竊庇庥光猥蒙顧遇仰快十行之成命
敢伸三賀之微悰易地班條豈獨慶越人之安越佐

王入相又將觀周旦之歸周抃頌有虔宣陳莫旣

賀婺州吳尚書復職再任啓

伏審奏最劇藩被褒康之懋典叅華延閣聯近從之
通班深注眷衷悉還寵數恩庥所暨喜舞惟均恭以
某官夷粹而剛方高明而敦大德風鎮乎浮競亮節
貫乎險夷久服禁嚴蔚隆公望竹符分寄殿天子之
邦葦杖化情行古人之事至誠不言而信和氣無形
而春令政報成優恩厲勉尊臨千里復借一年兼榮
晉陟於西清共理尚煩於東道帝城并蒙福豈曰小
補哉刺史入爲公方且大用矣浚仰山末學蔭宇寒

生嘗竊幸於登龍猥蒙知於顧馬逖聆新渥快懌微
悰莫遂隅趨徒虔履賀

賀鄭侍郎移鎮平江府啓

伏審報政疇庸祇恩移鎮攀轅塞路惠大洽於朱方
換印班條榮遠踰於白傳冀帝城之蒙福示朝廷之
深知詳試近州將加大用凡居庥覆舉劇懽愉恭以
某官學探聖真望隆師表耆壽俊久在厥服爲二朝
之從臣直方大不疑所行推一時之傑德屢分藩寄
每上最書結北固之去思臨中吳之舊治郡人相慶
還依外相之恩光童子來迎爭看細侯之風采深惟

吏道貴得人和衆方務草木之知名公獨與陰陽而合德所居民富易地皆然簡在上心承天寵也既驟膺於褒策佇即對於賜環入爲三公永清四海後久叨恩紀逖遠台儀企燕寢之凝香莫遑布武仰置郵之傳命徒切欣心燕賀有誠魚書靡旣

賀樓樞密啓

伏審祇奉綸書寵還樞柄任舊人共政黎民職有利哉頌聖主得賢天下喜樂之矣竊惟一人有慶四方無虞雖時偃五兵不復折衝而決勝然武有七德蓋欲安民而定功宜用碩臣進司密地恭以某官天付

正氣時推元儒得大學而三月不違乎仁能誠身而萬物皆備於我勇於義果於德蓋自比孟軻以斯道覺斯民則有若伊尹久更夷險曾靡磷緇外雖恂恂而寡言中實堂堂而不撓往當晉擢正屬艱虞掌制北門揮翰應掣鈴之召本兵西府運籌多借箸之竒衆方不知所爲公獨沛若無事旋將使指遠慰邊氓撫秦隴之荒殘致關河之懷赴信是兼資於文武宜膺注意於安危繼丁私艱久鬱公望肆及迂衡之日起分共理之符班宣暫倚於維藩眷想彌勤於仄席謂陽城之賢爲刺史美化纔覃於一方使陸公之道

行朝廷大惠可均於四海乃因移鎮載見遠宸遂命
留中寧容久外復付機廷之舊兼躋政路之崇惟簡
在旣深將勤勞是賴必嘉謀入告于內則膏澤益下
於民同寅協恭和衷克左右厥辟禁暴戢兵保大以
救寧圖功鎮撫四夷仁壽一世使戰陣之問不至而
道德之威自疆中國皆有安居左衽罔不咸賴浚向
風景慕積日滋多八行罕貢於微棕萬頃尚容於廣
度念遠跡它山之下正邈親承而見公此道之中未
嘗違逝茲仰對揚於大冊無遑進旅於下賓第慶治
朝載陞耆德夙夜基命宥密方觀佐理之勲疇咨

時登庸佇正儀形之位熙春清淑盛府靖深神其聽
於正人天必錫之純嘏願遵六氣加練四經仰承晝
接之休下副巖瞻之重系頌增懌敷宣莫殫

賀徐江州啓

起殿上府榮分左符成命誕頒羣情均愜恭以某官
蘊端凝之器負蹕越之才悃幅無華如古循吏疏通
知遠爲時聞人累膺重寄於蕃宣所至茂揚於名迹
頻年均佚輿論良淹簡在上心久著書屏之治狀眷
茲外服聊煩擁節以承流矧九江之名城控千里之
勝勢實爲重寄允賴能臣注倚有隆登崇可俟浚雅

蒙知獎逖阻進趨仰慶恩除徒深抃頌

代賀詹中丞啓

論事諫坡奏囊封而悟意持平憲府拜綸命以祇恩
一堂肅振於紀綱四海聳瞻於風采恭以某官德符
帝賚道覺民彛厚性寬中雖有容而敦大古心勁節
自不撓以端凝進逢華旦之紹開驟歷清途而融顯
通班兩禁冠列七人有嘉謀嘉猷若王魏之善諫皆
正言正事非堯舜則不陳忠實本於愛君志寧期於
揚已純誠上達眷注彌隆膺弄印之簡求已聞晉陟
被覆甌之考慎行慶登庸某久竊依歸最叨容接仰

聆孚號載虔賀厦之私倚俟秉成將有在鈞之幸莫
遑望拜徒劇欣愉

代賀張帥啓

伏審黑稍臨軍焯著衷戎之伐朱弓錫命懋昭獲狄
之功三捷騰聞萬聲歡動某官威宣漠北望出山西
攀附龍鱗飛揚燕頷銀章粲煥執干謹衛於千廬王
節輝華建燾榮兼於四印屬胡人之射月紛虜馬之
飲江直度胥山橫窺禹穴帝震赫斯而授斧公當率
止以乘騏借箸前籌早揆請纓之策擬金徑進遂成
喋血之勲力銳拔山勢輕破竹兇醜四分而鼠走我

師一鼓而鷹騰掃天狗之妖氛拯人魚於沸鼎凱歌
入覲寬九重北顧之憂吉語旁馳挾四海南奔之憤
事曠前昔名高斯今某濫竊蔭雲嘗叨披霧親仰七
擒之勝算敢忘三賀之歡言

代賀章察院啓

祇奉宸俞晉遷臺察丈夫當敢言地會屬明時聖君
用不世臣茲爲盛事贊書誕布歡頌交馳恭以某官
夷粹而剛方清明而惇大邁倫竒節凜秋霜崑玉之
姿秀世高文挾陣馬風檣之氣歷揚臚仕茂著英聲
進當開泰之辰深被簡知之眷謂天子耳目其誰宜

爲顧朝廷羽儀惟公懋德庸膺識校光對寵休驟躋
松廳增重柏府昌言動寤豈特夜加於二階速達登
崇佇即日超於九級遂陞邇列彌發賢猷某昔奉交
承今欣擢拜撫小冠而効職仰大厦以蒙庥肅政靖
深芳春韶淑祈符人望倍護天和

代上太守謝解啓

右某啓伏覩本州解榜叨與薦名者英遊甚盛俱推
試席之高流曲藝何爲亦綴薦書之下列靜循忝冒
深劇兢慚竊以於赫皇家敕寧大業治功炳耀文物
歲蕤酌千古之豐規踵累朝之故實立太學教於國

既形四方之風論秀士升於鄉又下三歲之詔通經
入選能賦分科名藝無或不容得人於茲為盛矧鄉
壤之繁庶霑儒風之煇興遂序至列於山樊家書或
充於棟宇珍羣屬袂集廣圍者幾千人鑒裁提衡
預遴擇者纔三十輩宜有茂異來膺採收如某單微
寒生苦窳陋器拾螢自力數馬猶愚字僅識於一丁
史寧明於三已磨丹漬墨徒勤十紙之書對白抽黃
未辦八吟之課何圖旅進濫與計偕退省寅緣實為
幸會茲蓋恭遇某官綜百氏之學倡六經之文追古
風流為時師表借從禁路殿是名藩身蹈正軻若在

唐之韓愈士侔齊魯由化蜀之文翁開納有容陶成
無類致茲孱瑣亦被甄掄某敢不加礪頑鉛着鞭下
駟儻遂策名之計誓殫酬德之私過此以還未知所
措

代謝李提刑薦舉啓

洗手奉公僅免曠瘵之責需頭剡奏過叨論薦之私
褒重一言價增十倍勒肌感著翻汗兢慚竊以人固
未易知譽或過其實顧僞者繁而真者寡豈不難哉
惟視所以而察所安斷可識矣彼浮躁銜露者寧享
爵祿必耆厖福艾者可成功名心跡既呈人流自辨

如某鈍姿不穎朴學無庸偶綴下科漫從薄宦雖不能蠟言梔貌以欺世而盜名然獨有鐵腸石心每誓身而秉志衆方嗤點誰復知憐自忝一同曾無三異惟抱勤拳之意不忘占著之民深絕吏姦懼有索錢之蠹敢傷農力寧甘腰笏之勞初匪好修姑爲率職詎謂大賢之容衆俯矜小宰之無他賜以品題有存撫嚴明之目使之砥礪竭依歸酬稱之誠荷戴無堪省循奚自茲蓋恭遇某官門承鼎鉉材挺梁楹華國文高霄漢已觀於自致登車望重崑廊佇副於人期博取羣才將資大用因令櫟散亦被甄收某敢不益

勉駑行堅持株守自今以始孤蹤遂玷於陶成不廢其生綿力庶殫於報効

代賀富樞密啓

伏審顯躋祕職光輔洪樞渙汗風馳驩聲雷動恭以某官高華大閥赫烜英稱士推韋康之淵宏實偉世器帝謂魏謩之謹切真名臣孫款奏論於閣中執憲剛於轂下亟任本兵之重方膺注意之隆然當猾狄橫驕頻年大入虔劉上國燭剝生人掠地覆軍詎伊攘却絕江並海無或誰何邊閩未有奇勝之兵帷幄靡聞伐謀之論九重北顧仰貽嘗膽之勤四海南奔

江香溪文集
悵切息肩之念正須疏鑿力拯橫流有能竭忠節以
贊皇猷於斯時也將必剛主威而隆王室其在公乎
內除飛揚跋扈之姦外剪暴勃凌縱之虜竦戴上聖
圖回中興正位鼎司勒勲金冊某甫脫巾而筮仕嘗
披霧以修容埏冶既開竊幸三薰之大賜雲龍胥慶
欣逢一遇之榮觀

代賀吳尚書知婺州啓

伏審祇奉渙綸起臨名鎮帝城不遠价藩同三輔之
區民俗相傳良守應百人之識仁聲先洽懽頌交騰
恭惟某官道極中庸器凝方重際與朝之開泰被眷

主之簡知華轍踐揚要途密勿廻翔遺補諫行而澤
下於民坐總銓衡吏潔而俗移於下旋聞均佚久鬱
具瞻茲分綰於左符實眷求於上意尚書居八座九
重舊識於履聲刺史爲三公一節當膺於環賜始惟
詳試即猷遄歸某冰氏寒生泥塗孤進名在山公之
啓事心馳夫子之宮墻包荒不遺事先生有年矣知
恩所自當國士以報之况同編列之民將被帡幪之
賜其爲幸會曷勝依歸部曲傳呼遠仰驅車而夙駕
道旁伏謁行肩騎竹以前迎三賀惟勤八行莫旣

代賀羅尚書啓

伏審祗膺帝制晉長天官總司典選之三銓冠位佐
主之六職士心歸重人論僉諧恭以某官碩德元儒
傑材瓌望際開泰之休運驟踐歷於禁塗仗下抗言
每獻可而替否殿中執法不吐剛而茹柔爲天子知
謂真宰器曳革履而居八座暫煩藻鑒於九流調玉
燭而陟三台佇俟丹青於萬化某登門下客竊庇寒
蹤涇渭殊流仰平衡之惟允燕雀相賀欣大厦之有
成頌詠惟勤文陳曷旣

代賀趙丞相畫像啓

伏審宸心眷注繪鼎鉉之英姿天語褒崇灑奎鈞之

妙畫恩隆當代事掩前聞朝野謹傳華夷詠頌竊稽
簡策間紀明良西平刻圖象之文非時君肆筆馬令
拜白書之賜無宿德大勲必逢上聖之有爲斯見元
臣之被遇恭惟某官佑時生甫同德暨湯先定成規
盡闢異議決驅戎之策登論道之司治格一隆力成
再造長樂溫清遂明王孝理之心海宇阜豐躋斯民
仁壽之域公功斐迪帝庸作歌畫煥麒麟章騰鸞鳳
式贊股肱之美示嚴體貌之尊列辟具瞻謂相君之
形惟肖睿辭敦獎見王者之制坦明郁郁乎其文哉
皜皜不可尚矣實繫垂休於萬世豈惟示寵於一時

永鎮廟堂救寧區夏某猥叨知遇久玷鈞陶銜戴恩私獲逢榮盛誦聖言之渾灑竊仰昭回慕真相之威稜莫遑稱慶馳心欣快矯首瞻依

回許丞啓

光膺薦書移宰劇邑仰慶雲之結庇棲倚方深念愛木之留思攀依曷旣貽緘戒別感篆增情尚期布武以請違少控搖心之系戀

代謝循資啓

叨膺多賞濫躡階資覩墨奚堪吹枯有自伏念某三羸蹇質一割微才屈首受書本在諸生之下列折腰

爲米猥從末吏之餘塵初不能突梯以詭隨故每遭圓枘而難合雖迫號寒之念恥求得熱之方迂疎無庸歷落可笑伊誰許與第見邪揄身伏沉泥幾十年而不調心知如水雖萬折而靡迴不逢照膽之明曷吐揚眉之氣此蓋某官轂推士類衡評人材大賢無所不容小善率皆以錄顧如羈滯亦被播揚昧門間半面之私遽膺齒識蔑堂下一言之美輒辱鞭驅偶收薄效於雞鳴例得小伸於蠖屈士爲知己者用愚請繼今以言益礪齒而堅修慨捐驅而自誓小人願也國士報之

代賀許右丞啓

顯拜綸絲晉躋管轄仰仁人之在高位慶聖王之得
賢臣華戎聳觀朝野歡動恭以某官伊旦事業夔臯
才猷龍淵早振於聲華經筭雅推於韜藎紫鸞意氣
自騰超許之姿峻峰文詞兼得中和之美三朝耆碩
一節險夷入拜青門論駁數聞於可否進簪白筆按
抨不避於近強簡在帝衷擢登宰貳天欲中興於堂
室公實左右於商王紐綱柅輪可但庾宣之規制爲
霖作楫會得傳說之彌綸佇正鼎司式符巖望某叨
膺獎鑒例入陶鈞大厦有成敢忘燕雀之賀神龍垂

護願同魚鼈之嬉

代謝太守薦舉啓

三歲備員曾蔑割雞之効二天竊廕更叨顧馬之私
過賜挈提曲加論薦省力縣而惕慄戴恩紀以銘銜
竊考舊聞照垂前志惟善能舉其類於人何所不容
擢犀角固貴於精求蓄牛溲或聞於適用類多善誘
初不遐遺去古夙遙取人大異舉六者用其一耳勢
或奪之拔十而至失五焉鑒亦疎矣必旣明而且哲
又以公而滅私乃能盡紆徐卓犖之才亦不棄寒素
卑微之士如某者窮鄉孤進曲學陋生徒懷肝膽之

輪困殊乏文詞之婉軟麤官拓落末路衰遲審已行而審已才了無足算非其義而非其道敢妄求知矧以駑姿猥當劇邑民風厖錯簿領沉迷凡黽勉於事為盡遵循於條教居多逋事已蒙轡策之寬豈有微能復被品題之重惟魯實慚於誠慙迂愚何有於端方其秉心而奉公蓋本維藩之流化謂或堪於繁要將有意於生成忝幸惟深寅緣有自茲蓋恭遇某官挺生名世濟美相門為人物之依歸膺屏翰之分寄洞見長吏治迹不待循行樂成士子聲名每形餘論因令頑鄙曲被采收某敢不勉稱褒言益堅拙守謹

身率職用逃瘵曠之愆効節輸心誓竭糜捐之報

代上太守啓

巾構侍席嘗蒙一日之知銅墨効官將竊二天之庇靜惟幸會深劇依歸敢貢起居併伸悃悞恭以某官清明而剛大洞達而端凝氣塞天淵名高日月言語妙天下根奧學之紛綸出入冠諸公凜英姿之竒傑輟從禁路來殿名邦父母撫綏神明發擿姦吏掃蹤而落膽齊人吐氣而伸眉豈惟草木之知名兼見袴襦之流惠維藩偃息報政推優復借一年已被褒康之寵使宅百揆佇觀考慎之除某卑鄙賤生衰遲孤

進猥叨吏屬行奉教條念方隨牒以前趨尚及賜環
之未至天其或者俾將有所遇焉公實收之則宜如
何報也瞻黃堂而仰斗傾丹府以搖旌梅暑在時麥
涼戒序益祈頤衛即慶登崇

代邑宰醮太一青詞

臣聞道雖不宰妙功用以難名神則無方挺精誠而
可格輒傾下悃冒叩高靈伏念臣猥以庸才濫當劇
邑屬陽盈之愆候繫旱虐之踰時雖徧走於神祠靜
無證効蓋率由於秕政積有咎愆曾微禍罰之加身
顧致枯災之及物民將潔腹臣則何心是用祇被淨

場虔延真侶齊明歷吉懇款求哀恭聞太乙之尊儼
在天神之貴位通帝紀象著極樞豈惟當行次照臨
誕敷五福實亦主風雨水旱上躡三階敢對霄穹嚴
遵科範披洞經於藥簡薦芳醑於瓊尊憑藉薰焚用
上章而悔罪庶蒙開釋即從欲以流恩伏願盼饗冥
通颯游紛集上真昭答列聖哀矜悼平民之非辜極
多稼之將槁風霆震薄驅左落之神靈膏澤滂沱蘇
中田之焦卷霽陰彌積霽霽無垠將期為三日之霖
不特被一雷之地稽首重拜馳心九關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讀老子

萬類莫不共由謂之道在我得之謂之德仁也義也禮也智也皆得之在我者也故四者異名總而名之曰道若所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之類是也亦總而名之曰德若所謂君子行此四德之類是也然則在我得此道矣以止而覺焉者言之則謂之仁以履行而言之則謂之禮以行得其宜而言之則謂之義以知仁義禮之用而察焉者言之則謂之智是特其名異耳豈道與德有二哉豈仁義禮智與道德為六哉

仁之覺智之知亦非二也智之知知之用也仁之覺
兼知之體而為言也禮也義也智也雖不可謂之仁
而仁之覺無不在焉猶元氣之發生謂之春至夏也
秋也冬也雖不可謂之春而元氣未嘗不行乎其中
物雖彫落於秋終藏於冬而發生之性未嘗不存焉
此易所以謂仁為元也然則道德仁義禮智初非有
二也老氏之書乃曰先道而後德先德而後仁先仁
而後義先義而後禮是豈誠老聃之言乎且以老聃
譬之以其姓稱之則曰李氏名稱之則曰耳字稱之
則曰伯陽謚稱之則曰老聃然其人實一人耳謂李

耳與伯陽為二人可乎謂先李耳而後為伯陽先伯
陽而後為聃可乎使老聃誠知道則是言非其言也
豈後人附益之辭耶昔者曾子言孝而曰仁者仁此
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孟子言仁義而
曰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
是也以參與軻之言求之仁義禮智初非有二謂先
仁而後義先義而後禮奚可哉學者讀老書宜慎所
擇

讀管子

東周無齊侯東周當如何曰周不國矣齊侯無管仲

齊侯當如何曰將不得與於諸侯之盟管仲相齊侯
九合一匡為霸雄長威攘夷狄使斯人得不被髮而
左其衽是仲之功與稷植契教相上下或曰仲不能
王其君而區區佐以霸道故孔子稱其小器蓋不其
然齊侯霸則周苟存齊侯王則周必亡齊不亡周復
焉得王王則周必亡矣管仲俾其君尊周者也方俾
其君尊周又焉得王其君乎天王使宰孔致胙於齊
侯命毋下拜齊侯遂欲不下拜而謀於管仲仲進不
臣之戒而公猶以三代受命異同為問仲因詭以三
祥要之公因懼而下拜恐墮越于地是仲俾其君尊

周者也仲痛蒼姬無令主可輔以興東周姑即齊侯
而翼戴之使文武不至不祀責不王其君可乎孔子
薄仲之三歸反坫以為不先自治故曰小器已而美
其功則又曰民到于今受其賜是非無取乎仲也仲
言強國安民至矣人君苟即其書擇可用用之猶足
以致一匡九合之盛秦漢而下未聞有致君若仲之
相齊者而乃高為虛言陋仲不王其君何謂哉

讀周禮

周公作六典謂之周禮至於六官之屬瑣細悉備疑
其不盡為古書也周公驅猛獸謂虫蛇惡物為民物

害者而蝮氏云掌去鼃龜焚牡鞠以灰洒之則死鼃
龜不過鳴聲聒人初不為民物害也乃毒死之似非
君子所以愛物者又牡鞠焚灰大類狡獪戲術豈所
以為經乎司關云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
說者謂不出於關從私道出避稅者則沒其財而撻
其人此決非周公法也文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周
公相成王去文王未遠縱不能不征使凡貨之出於
關者征之足矣何至如叔末世設為避稅法沒其貨
撻其人劫天下之商必使從關出哉此必漢世刻斂
之臣如桑羊輩欲興權利故附益是說於周禮託吾

周公以要說其君耳不然亦何異賤丈夫登壟斷而
罔市利其為周公何如哉

讀曾子

世傳曾參書述孝悌仁義陰陽之說甚著雖不皆底
於道要與齊魯論孔子家語禮記等書言相出入亦
宏揚姬孔之一助也班生志儒家書有曾子十八篇
今其存者十篇而已不知餘八篇為何等語而脫亡
於何時隋書錄曾子兩卷與今本同意其亡於魏晉
之間也

讀鄧析子

范香溪文集
劉向校除鄧析中外書定為二篇其言大抵根于刑
名蔓于老嚴而茨棘蕪于聖道謂堯舜為不厚子謂
周公為不厚弟謂左右結舌為明主謂委任臣下為
亡國謂盜跖不可禁為聖人之罪邪誣橫異律之王
制可逃誅乎向令駟歆殺析并竹刑而燔滅之則距
詖放淫之功與辭闕等矣効尤遵繆是為子然之譏
方之甘棠豈其倫乎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五帝紀辯

范子曰孔子定書斷自唐虞以下以為唐虞而上不
可知也聖人去古未遠猶難言之太史公乃欲為黃
帝顓頊作紀於千百歲後何耶世傳孔子家語載五
帝德帝繫姓等皆非古書使其說誠詳如之則夫子
著之於書久矣意遷姑欲攬摭傳記以示洽博非復
考其言之當否夫黃帝神農後也阪泉之戰信亦悖
妄以臣伐君猶有慚德而况為之後者信或有之則
黃帝賊矣尚得為聖人乎

去四凶辯

或曰堯之時四凶猶在舜即位始去之左氏謂堯不能去然則何以爲堯乎答曰左氏失言彼四凶惡未稔天下未盡聞則堯不遽誅至舜而四罪章乃誅之耳漢人固云唐堯優游四凶厭服海內唐人亦謂使堯惡四凶不待試用加之誅放天下必以爲戮不辜此言是也不然以堯大聖去四惡如掇蟣虱耳不能云乎哉太史公因左氏語而易之曰堯未能去謂未去之可也以謂未能則亦不可然予抑有疑者洪水方割萬人昏墊使鯀治之歷九載而績弗成則赤子

之爲魚久且衆矣忍魚其民而不忍乎凶人實忍萬人而不忍一鯀之身豈堯心哉此固予所疑者其亦盡信書不如無書謂乎

孟母三徙辯

劉向傳列女載孟母舍近墓軻戲爲墓間事孟母曰此非所以處吾子去舍市旁軻又爲賈鬻母又曰此非所以處吾子去舍學宮之側軻乃戲設俎豆進退揖讓後世因曰孟母三徙予疑之夫生而神靈聖人也弱不好弄賢者也軻稟亞聖之姿抱命世之才固宜髫年岐嶷與常見不類寧有戲爲墟冢廛肆事耶

使孟母不徒舍軻豈遂為庸人耶且聞母之妊軻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安有知胎教之而不知擇于初者理必不然子思嘗曰孟孺子言稱堯舜性樂仁義是軻方初歲已卓然絕人遠矣譬之麟角生肉鳳毛成字天與殊異夫豈人為而曰由擇鄰乃賢不亦異乎趙岐知軻生有淑質猶謂幼被三遷之訓蓋因向承誤初弗深考予不可不辯

謝安矯情鎮物辯

符堅以百鬪銳師掃國入寇長蛇獍豸騰突噬食經亘數千里自謂投鞭大江可使咽流視取東晉如疾

風之掃墮籜蓋將指期尅也晉之君臣宜當聞聲褫駭失色奪氣周謀歷算以為夙夜之憂而謝安於時方且燕偃談笑傲然自若遊逸山墅對客劇碁入援之師却去不用坐示閒暇使議者懷左衽之虞然而終能敗堅此何故哉抑嘗聞之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又曰師克在和自昔同役而不同心敗者衆矣然則安之取勝其知彼乎其以符氏之衆不和而必敗乎方堅之謀南侵也盈庭羣議皆知晉未可圖故謀之權翼權翼諫之謀之石越石越又諫之符融其弟也則又諫之符宏符詵皆其子也則又諫之原紹石勒

范香溪文集
所親信也則又諫之符氏君臣異議如此而欲勞師
伐遠不敗何待藉令晉以市兒田丁數十百輩折箠
制挺邪揄當其前堅亦北矣况伊琰玄石皆一時奇
材所將亦精卒且八萬指授得宜安固審知堅之必
敗也則以勝算自逸燕偃談笑未戰而却援師不用
既戰而得捷書不喜未為矯情謂不覺屐齒之折其
野人語哉

琴辯

友人嗜琴范子作琴辯示之曰維神農觀象制樂劊
鴻梧而絲之亦既具于五聲實暢天人之和維有周

文王濟厥用益以二弦在後之聖越君子志士罔不
惟琴之尚亦罔不惟正之歸厥今人昧於古聲乃有
不正不極異曲竒弄溺耳而惱心爾曰茲器實古清
角我罔克辨曰不為鄭衛之濫則不敢知嗚呼古人
即于琴以止淫心今人玩于琴而心以淫心淫而怠
用弃于德之修則惟琴為學之蠹爾有一日之力二
於書一於琴心用不戾十於琴一於書心用大放爾
時惟不智哉嗚呼琴惟其趣不惟其音趣之不知其
能不淫苟趣之知又何為於琴嗚呼爾有至樂冥於
爾中其樂也天匪絲匪桐借曰未知亦即于爾心之

油然者觀之其幾矣嗚呼尚念之哉

題史記貨殖傳

昔仲尼深防禍原斥喻利者爲小人謂賜貨殖爲不受命至哉言乎余讀太史公書論魯中習俗盛衰益知利之能敗人也雖篤行厲志之士猶將徃伏浸淫日入於沓貪卑鄙而不自知宜聖人憂患後世稽其弊而絕之深也始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不絕當是時魯之老弱被堅介父子守危螺飛石流矢雨集於譙樓睥睨之間是宜人人出力鍛甲摩刃矯箭控弦堅守鏖鬪救死其頸

悸恐之不暇而諸儒乃獨傲然高冠緩帶歌誦古義短步罄立拱揖拜起乎几席俎豆之間沛然如無事時此其於學業可謂信之篤守之固矣逮其後曹邴氏以鐵冶起富至巨萬貫貸行賈徧郡國魯人於是多歆慕之遂去文學而趨利嗟乎人之所甚畏者死也方魯諸儒在圍兵中講道益勤阡於危且不奪顧天下何物足以移之哉及一怵於利遽棄其學而趨赴之貪恧冒沒無所不至至使人謂魯國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嗚呼利之能敗人也如此可不戒哉予聞諸前志曰以義爲利夫惟義之所安然後可以爲利

范香溪文集
蓋義即安矣何利如之孔子厄陳蔡自以為幸而曰庸知吾不得之棄落之下是藜羹不糝者孔子之利也顏子居陋巷聖人正色賢之於德行爲稱首是簞食瓢飲者顏子之利也伊尹非其義繫馬千駟而不視孟子以不辯禮義受萬鍾爲恥千駟萬鍾世以爲利二子以舍千駟萬鍾安於義爲利苟不知此而欲用積貲潤屋曰此爲吾利率卒至或不得名一錢以喪其身豈不悖哉

題韓愈原道

韓愈原道以爲堯傳舜舜傳禹至湯文武周公孔子

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嗚呼愈誠知道者而略子思耶原道而不知有子思則愚知有子思而不明其傳則誣愚與誣皆君子所不取愈誠知道者耶自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至於孟軻道微久矣軻不得之子思尚誰傳哉夫子思之學見於中庸又見於孔氏之遺書中庸列於經學者口誦而心惟章章也其至言奧旨精深高妙非得孔子之傳能語是耶孔氏之遺書述子思備矣而後世寡能究其說宜愈之略之也昔者夫子厄於陳蔡天下之至戚也以子貢高弟猶欲夫子少貶焉惟顏淵則曰不容何

病不容然後見君子而夫子亦歌兩柱之間欣然自喜曰於止其幸乎蓋聖賢方以是知自異於流俗而樂之其寧以不容為病乎是道也子思親見夫子而得之故困于樂朔不為病胡母豹謂之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為行道也毀大以求容吾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以求容病也吾弗改矣從是觀之子思得孔子之傳不疑矣而後世寡能究其說宜愈之略之也子思嘗曰伋於進瞻亟聞夫子之教其對魯穆公亦云臣所記臣祖之言有親聞者故曰

是道也子思親見夫子而得之

書曹參傳後

蕭何佐漢功大矣曹參胡足以擬之而時稱蕭曹至于今無異辭何哉惟參守畫一之法不少變是其所以與何齊名比功者也秦為亂政虐刑毒屠無辜百姓以目人祈死家懼及幸而何輔高帝拯之塗炭僅以蘇息知更生矣使參繼何後創設新令改厥舊章則所以防民者寔密誰不懷畏其異秦虐幾何惟參以為已之能既出何下惠帝之明且不逮高祖與其易律改貫過為草擾孰若習前守舊與民安業坐以

無事已而刑用幾措生人滋殖君高拱臣垂紳而天下晏然計成挈効與何等矣曰蕭曹寧少媿哉

為周昌對呂后辭

漢高祖既崩孝惠帝立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如意趙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昌卒不遣趙王太后怒使召昌至謁太后太后罵曰爾不知我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昌無應辭為昌對曰臣之不遣趙王正用太后怨戚氏深也高皇帝之於趙王也有遺慮故不以屬太后而以屬庸臣使臣相之臣今順旨遣王是內王鐵鼎間也臣苟得沒將戴何面目見先帝

地下往當戚姬得幸先帝時王幾代太子數矣臣不敢愛身出萬死庭爭之東箱之所聞太后之不忘也

昌庭爭時太后側耳於東箱聽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

臣其敢誣方臣之爭

太子也非有惡於趙王惟社稷是為今臣固不奉詔也亦非有好於趙王惟託孤之忠是力太后即召王并戚氏殺之臣必以死塞責臣死足以謝先帝矣未知太后廟見何如容耳今皇帝慈仁孝愛遇趙王有恩心亦不願太后與戚氏為冤獨恐得罪故不敢言今皇帝能忘趙王前日之逼太后顧不能置戚姬於慮外乎太后始與戚姬角爭宮中俱思後禍太后恐

戚姬圖已故以太子見廢為憂戚姬亦恐太后圖已故以王之不立為憂憂雖殊懼患之心等耳今太后一得志遂亡已憂而復措人於憂耶后之能無憂也以臣言今臣之為戚氏趙王言也亦願使之無憂如太后也誠能釋前恨棄舊惡撫戚氏母子終全活之則天下歸仁高廟懌悅矣

設淮陰先生說李孝逸辭時年二十一

唐光宅元年柳州司馬李敬業等起兵江都檄數武后過惡復廬陵王天子位后遣左玉鈴衛大將軍梁郡公李孝逸將兵往擊之時淮陰先生屏居下鄉澤

中聞梁公兵且至仗策謁麾下孝逸上客遇之先生問見曰僕非為將軍之前馬故來備指呼也竊不自陋願有謁也孝逸曰何以教之先生曰僕聞李敬業起兵維陽將軍以三十萬眾討之有諸乎孝逸曰有之先生曰師出無名事故不成聞敬業起兵矣未聞其何名也孝逸曰敬業開三府檄郡縣以復辟為名先生曰然則將軍討之何也孝逸曰敬業刺眉州以墨敗既左授內鞅鞅望嘯羣失職盜弄廣陵庫兵實自稱亂名復辟耳天后赫怒鐫其先世官爵破工墓削屬籍命孝逸討之先生曰敬業固亂人然將軍

視敬業罪孰與天后多今武氏貫盈神誘厥衷以三十萬衆畀將軍是天奪之柄而授李氏使復唐赤武族也將軍不以此時亟返兵西問罪于僭臨朝者獨敬業是急僕愚以為過矣且敬業心雖不然而名爲復辟將軍以國近屬討之沮天下忠義心昔王莽篡漢翟文仲唱義東都劉宏以宗室家子將莽兵討義僕嘗爲漢切齒於宏將軍不幸幾近之恐天下復有切齒如僕者矣孝逸曰如先生言吾亦私念之然吾衆非得素拊循者人人心殊未可以口舌說也今吾欲西脫一夫悍然叫呼不我從則三十萬衆抗手旅

拒吾事敗矣先生將奈何先生曰嘻將軍過計甚矣天后盜國柄陰忍戾刻殺人如刈菅芥母姊兄姪魚肉殘之包藏禍心翦剝肺腑耆老元舅身誅族夷羣臣凜然若兵在頸天子始即位未有愆于厥身后思肆其頡頏劫脅幽之雖名立相王實與囚等天下之人推心搯腕抱憤侵骨戴目傾耳思得扶義者輔以興唐若旱之望雨故敬業等席人怨謀起事不旬日兵十餘萬楚州司馬李崇福率所部應之山東梁宋士被甲蒙胄炊麥爲飯以待敬業此人心戴唐可見矣况將軍親宗蕃又擁見衆勢足以圖國苟因民欲

建大義誰不附和將軍盍令于衆曰武氏反易天常
繫辱至尊芟薙天枝斷喪王室流毒海內將與士大
夫回旗內向崇獎李氏滅殺諸武以成復辟功若等
尚克一心其庸有濟則大勲大賞當與士大夫共之
如是而衆不從兵不捷諸武不誅神器不正天子不
復御僕請斷頭穴腹以謝將軍僕雖至愚亦安能以
不肖之身試嘗將軍事哉孝逸曰先生言固善然敬
業不可失如先生計姑後圖之先生曰不然智者不
縱敵以自災勇者不背時而失利觀事之會間不容
穽行之有疑禍如發矢天后志革命欲南面而行其

意非一日積也盍及其未作也而先之有如因敬業
事遂易副禕襲旒袞剗剔唐號坐移鼎龜必且盡滅
景元子孫而後慊將軍又手從族之不暇其及圖之
乎且將軍不即返兵又助之討敬業是為賊抗捕自
剗刃其腹也將軍獨不聞漢灌嬰事乎昔諸呂擅權
危漢齊哀王因之率兵向關以誅祿產為名祿產遣
灌嬰將而擊齊兵嬰至榮陽謀曰破齊還報此益呂
氏資也乃留屯榮陽與齊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
將軍必欲取敬業得無為武氏資乎誠能幸聽僕計
命緩頰士持尺檄諭敬業等告以逆順使受約束併

兵鼓而西則灌嬰策也且祿產將南北軍時高后既崩矣朱虛東牟與大臣等猶日夜圖之如坐燒屋之下今天后在世既擅廢立事又廟其祖而王之武家羣兒挾后力日以抗扈謀危社稷勢踰祿產且十倍乃反翫而不戚竊為將軍惑之孝逸自以天后遇已不能如淮陰言猥曰先生固云云豈以考逸重圖武氏者使孝逸受命于廟而逸賊于野無乃得罪于先帝神靈乎淮陰察孝逸終不入其語因摩劫之曰僕以將軍為忘先帝遂不念也若猶念之固善往先帝為天后鉗勒戚戚未嘗一日歡或仰屋切歎晚歲逾

憤鬱至氣逆不能乘馬其誰之由將軍不念此而廢命是懼得罪先帝多矣何逸賊如之孝逸竟固謝曰先生姑休吾將思之淮陰遂不揖拂衣去曰是女子而髯其頤者何足語天下計因咋其舌至血流襟曰我失吾言以自譴也既而孝逸以兵殺敬業武承嗣忌之卒竄死而天后革命號周

壬寅歲余與故友潘彪文虎夜讀唐書李孝逸傳文虎曰孝逸唐王孫不知有唐何也豈無以大義告之者乎余曰是時宗子賢孝逸者不置之地上非孝逸不將也彼方見親遇雖辯口百說且不用

因設淮陰先生說李孝逸辭以祛文虎意今十八年矣嘗以示李叔易叔易曰何辯若此與子它文不類余告以為文虎設辭之由叔易曰固吾所疑也庚申十月三日偶閱舊文念文虎骨朽久矣叔易近亦下世感歎泣數行下因書此寫余悲且以志叔易之知言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馬喻

吳人習水而便舟不熟銜轡事雖畜馬無能名其駑若駿也有得千里驥者繫之廐秣與下乘等驥固不羣騰跳槽櫪有追風籛雲意主人矐其氣之逸也而獰之他日御以適廣野試加策焉驥久曲跼不自快得騁則半漢而疾馳又輒躐駕奔踈徒計主人益以為獰市諸市而微取直焉更得凡馬以歸頑筋弱骨短脅薄髀而償資五倍于驥效之途則小步緩出鈍不得前主人顧喜曰此真名馬哉飽以穀粟終其生

范子曰士有庸衆駑散者皆寧餬珍甘斥厭餘以奉
妻子而世又貴之則主人之凡馬也至邁往士意象
豪逸與世俗相齟齬人每賤視之往往側偏長貧草
萊不給其不爲主人之驥者幾希可歎也

水旱說

古者聖王之牧天下也以為土地甚大非國家所能
盡治又非國家所當盡私故悉天下土地授之於民
使播種五穀而什一其稅焉聖王又以五穀不能自
實必得天地餘和以滋熟之然後有成而不害故又
爲之立宰相而調陰陽焉既授以土地又爲之調陰

陽則上之所以爲民者至矣於是而民有不勤田有
不治則非歲時之罪也爲主吏者從而詰曰爾地肥
矣而天時不乖爾田胡不遂乎爾爲稼穡之不勤耘
耔之不力以至若是其荒也爾責其可逃乎是雖穀
不粒登督其稅收之可也是非主吏之虐也其或陰
陽失和炎雨愆節以水以旱而穀粟不登則非人力
之罪蓋歲時之不宜也於是而覈其水旱所當稅者
免之可也主吏又從而詰曰爾之田胡爲若是吾不
知有水旱但知稅之入也稅不入從而扑之是非主
吏之虐耶今國家之法若曰民田有水旱不百稅者

免之官吏不恤罰及無赦嗚呼其無良法耶其無良吏耶

鐵工問 丁未年作

予居香溪一日過旁聚落有鐵之工家窶甚視其廬蓬茨穿漏隘不踰五十弓僅竈而牀焉工手鞴而冶妻燎茅竹以爨試染指其金則淡無嵯醯特水與莧藿涕相泣也一稚兒卧門旁嗚嗚然若啼飢其人皆黴鰲疲曳殆鬼而生者予憫然歎曰人之貧有至此極耶解囊中錢千乞之工叩頭佩謝如得兼金又五年再至其處則高墉華屋朱牖戶而藍櫺楣予怪之

以為工之蓬茨移他人矣問諸其鄰曰猶工居也予益怪之款門而見工則充然其形博頤大腹被服鮮好拜揖如禮度延予升堂羅肴陳觴如多錢翁昔之爨茅竹者今釧縷臂釵插髮矣昔之啼門旁者今結帶裹頭厭梨栗矣予愈益怪之問工何遽潤屋及此工曰小人荷惠者也敢不以實始小人貧時無以自業恃炭鐵為命而世久無事所鍛冶必農器適歲荐饑農不得利率逋畝去為末業耕者日益落吾為犁鉞鎛鋤窮一日力僅得一器輒一月十五日不售故甚窶如昔時已而天下兵興戈戟載路人欲挾利刃

家欲藏銛鋒以刀劍鏃鏑來謁者日填吾門吾昏曉
事鑪鎚不得休未半歲而有此屋既一歲而生生之
資大裕今得擁裘纊安坐而飽吾腹無餘憂矣實小
人之幸予聞立言面而去之感然曰嘻工之幸齊人
其真不幸哉

對秦問

或問秦始皇帝焚詩書以愚天下天下其可愚乎對
曰天下不可愚也始皇之愚天下是自愚也愚其子
也非愚天下也其焚詩書非焚詩書也焚其國也使
始皇既焚詩書矣則今六籍非詩書乎彼散為寒灰

者特枯竹耳至若經之所以為經固有不因簡策而
存者矣况夫出於屋壁傳於老生雜出於名山神物
之所守護固自若也其有為秦焚亡者幾何語哉詩
書既焚矣而秦之紀綱日以隳敗天下豪俊園睨並
起皆知擬神器逐走鹿其有為焚書而愚者幾何人
哉詩書不可焚也始皇焚之天下不可愚也始皇愚
之徒使帝王之道不漸諸心仁義之言不歷諸耳計
能遠築長城以捍邊鄙而不知荆卿匕首接於肘腋
博浪之椎近起於屬車之下是非自愚乎始皇既沒
胡亥嗣世自幽深宮不分馬鹿之異閭樂之禍已侵

范香溪文集
肌骨而猶不自知是非愚其子乎亥之愚趙高劫之高之姦子嬰誅之秦君秦臣內相吞噬而國隨以亡雖有咸陽宮室曾不足以供楚人三月之火是非焚其國乎自愚其身又愚其子又焚其國此始皇所以取譏萬世而不已也天下其何愚之有哉問者悚然悟去所言曰子言然吾今乃知天下之不可愚又知詩書之不爲秦焚亡矣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徐忠壯傳

徐徽言字彥猷衢之西安人少爲諸生泛涉書傳負氣豪舉有奇志大略喜談功名事宜和末知石州尋權守晉寧軍時金人大入圍攻大原支兵障嵐石及瀕河要阨處絕我饋援察訪使張灝以徽言嘗統河西軍討夏賊爲知名將因奏使率兵掎虜牽掣太原之圍徽言提選卒三千徑進一戰大克遂通嵐石以北朝廷奇其功就命知晉寧兼嵐石路安撫使虜再入攻國都陝西制置使范致虛糾合西諸侯兵赴難

檄徽言鎮守河西會詔分遣大臣割兩河地予虜以紆患同知樞密院事聶昌出河東爲虜劫脅割河西三州予夏人晉寧民大恐曰弃麟府豐我將不得獨全奈何徽言曉告父老第毋恐此行人失使指耳三州自河西地藉令割棄事出詔意猶當中覆且建不可况無尺一書耶尋聞朝命自以麟府豐及晉寧俱隸陝西徽言遂引兵復三州并取嵐石等郡邑已而兩京繼覆河東河北名城劇鎮往往陷沒徽言能固軍飭備穀甲蒐衆田並塞地儲具饒衍士告無衣則潛兵夜絕河斫柵襲虜數得帛以濟又教戈船卒乘

羊渾脫亂流度掩虜不做虜日虞見襲震悸不能軍乃增兵備克胡寨吳堡津用渠帥爲九州都統結壘對晉寧以相持徽言出奇兵挑使戰禽之以歸虜衆大懼相謂曰必是人也爲我患者於是以晉寧爲憂建炎二年冬虜自蒲津濟入夏陽澄城趣延安綏德延安帥委守去綏德迎降虜行無累遂薄晉寧先是徽言移府州約折可求出師夾虜虜毋坐自困待禍至可求以虜質其子故與之通虜挾可求招徽言城下徽言視可求爲外舍親乃登陴以大義譙數之可求仰曰君於我胡太無情徽言攝弓厲言曰爾於國

家不有情我尚於爾何情寧惟我無情此矢尤無情
一發中之可求走因出兵縱擊大敗虜遂斬婁宿孛
董之子當是時河東環境為盜區獨晉寧屹然孤墉
橫當張虜勢相百不亢而徽言堅壁持久撫靡疲傷
距禦外攻遣沒人汭河嘯王民逃伏山谷者幾萬眾
浮筏西渡與虜鏖河上大小數十戰戰輒俘殺過當
晉寧地勝號天下險微言廣外城東壓河下壑不測
譙堞雄固備械甚設命諸將畫隅分守敵至則自致
死力其處以勁兵往來為游援虜進攻數債負不得
志圖之益急為堙繚城竿隍陣晉寧俗不井飲寄汲

于河虜驅降人載芟石湮壅股流城中水乏絕資廩
亦浸罄鎧仗亡弊人人惴憂知殞無日徽言能得眾
心奮枵餓殘夷之餘哀折槊斷刃矢死固守既久無
援自度不支取礪機篋格若凡守具悉火之曰無以
遺虜遣人挾液蜜書僥道走東南告其兄昌言曰徽
言孤國恩死矣兄其勉事聖君一夕內應者繫帛書
飛笥上陰約婁宿故外郭納虜兵徽言擁帳下士決
命戰鬥中幾百遇所格殺甚眾左右死傷亦略盡退
嬰牙城以守虜攻不已眾蟻登徽言坐堂上慷慨語
將士我天子守土臣義不見蟻賊手因拔佩刀自擬

左右號救持之急不及到虜兵猥至得挾徽言去然尚憚其威不敢暴婁宿得徽言所親俾說徽言蓋具冠鞞見虜帥徽言叱曰朝章覲君父禮以入穹廬可乎汝素厚我且華人士類而污左衽官不即愧死顧以爲榮欲詫我且爲虜搖吻作說客耶不亟去吾力猶能搏殺汝婁宿就見徽言語曰二帝北去爾其爲誰守此徽言曰吾爲建炎天子守婁宿曰我兵南矣中原事未可知何自苦爲徽言怒答曰吾恨不尸汝輩歸見天子將以死報太祖太宗地下庸知其他婁宿又出旁行偽制撼詠徽言曰能小屈當使爾世帥

延安舉關陝地併有之徽言益怒罵曰吾荷國厚恩死正吾所此膝渠爲虜屈耶爾胡酋當親刃我不可使餘人見加婁宿舉戟向之覲其懼伏徽言意象自若披衽迎忍無小變虜衆知不可屈遂射殺之粘罕聞徽言死怒婁宿曰爾龕狼何專殺義人以逞爾私治其罪甚慘婁宿亦自恨悔不已城圍凡五月徽言以建炎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死本道使者與宣撫使相次以聞朝廷嗟悼贈晉州觀察使明年昌言具晉寧死事本末上之天子加恩賜諡忠壯再贈彰化軍節度使河西之人思徽言不忘家繪其象又廟祀之

蘭谿范浚曰微言死封疆於祭法宜祀其得所以易名者以勸忠也惟我國家受天命臣萬方聖聖繼承仁涵澤濡海內澹然熙乂怡逸垂二百載民華顛不日金革戎政垢玩將駘弱不武士卒隋冗耄曠備數伍符戈甲監蠹城障夷阨一旦外侮問壘揚埃猾夏鼓行長驅所向降陷大都小邑督帥偏裨捐城跳身望旗奔遁或除館具炊以遲寇至苟幸脫死不畏不愧不可指數有如忘身徇國伏節不撓蓋千萬僅得一二可者焉至若忠規義概魁壘竒傑殆未有如微言比者方微言力保晉寧蓋忠虜鴟跼寰甸日夜腐

心疾首欲疽其脅腋而潰亡之及勢蹙力窮猶自厲作氣齟齬視虜雖見執耿介不少衰彼非不知一屈首可偷活且得大利而勁節挺挺之死不變其所存豈偶然哉予聞微言與劉光世束髮雅故光世為鄜延總管被命援太原次吳堡津輒頓不進微言移書趣行未聽又喻以太原危不守旦暮望救總管承認赴急不宜稽固取方命罪光世猶前却微言即露章劾其逗撓封副予之光世惶遽引道又河東人不忍虜侵虐甚愁惋吟嘯企而望官軍覬得合擊虜微言使人潛結汾晉間土豪有能鳩兵收故地即表功隨

所復郡邑世襲守長使還得首領千百人衆四十餘萬條其事以聞俟報可即欲身率精甲擣太原徑取鴈門留兵戍守部聚所結土豪并力圖虜且曰定全晉則形勝爲我有中原當指期平投機一時會不可失奏上會詔徽言聽廊延王庶節制議旣格沮兵不復出嗟乎守晉寧而急太原又將取全晉以規復中夏此其意豈特欲引歲月死孤壘以告名哉而卒賈志以歿義士所爲悼歎者也初光祿卿范寅敷陷虜中後自拔由河東以歸上書行在述虜曲折且言虜人稱南朝善戰能堅守惟晉寧徐徽言陝州李彥先

二人道中見汾晉人被驅至晉寧攻城折北創傷歸者係踵也又盛稱徽言數蹠血窘虜縛九州都統殺婁宿字董子虜方益甲侍粟期必拔晉寧晉寧勢孤阡不可支朝廷乃遣使撫喻河西諸郡因詔徽言率所部詣行所使者間關行累月始達廊延而晉寧城陷徽言歿久矣嗚呼惜哉

漢忠臣翟義傳

漢忠臣曰翟義字文仲永始丞相方進少子以父任爲郎稍遷諸曹年二十出爲南陽著都尉宛令劉立與曲陽侯爲婚又素名州縣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

行縣至宛時丞相史在宛傳舍立載肴酒過謁丞相史飲未竟而義亦至外吏白立立語自如義內謁徑入立廼下走義既還大怒案立主守盜十金賊殺不辜縛送鄧獄掾夏恢以宛大縣恐見篡奪白義可因隨後行縣送鄧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載環宛市乃送吏民不敢動威震南陽後爲弘農太守遷河內太守青州牧所居著名有父風烈而勁正實過之徙爲東郡太守數歲平帝崩王莽居攝義心惡之乃謂姊子上蔡陳豐曰莽今攝天子位號今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爲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

且以觀望必代漢家其漸可見方今宗室衰弱外無強藩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爲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慚於先帝今欲發之乃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璜等結謀舉兵立信爲天子義自號大司馬大將軍移檄郡國言莽鴆殺孝平皇帝矯攝尊號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郡國皆震北至山陽衆十餘萬莽聞之大懼廼遣孫建王

漢書漢文集
邑等與義會戰義敗見殺嗚呼莽之亂漢酷矣弑君
竊國罪貫浮於田閭漢廷羣臣曾無一以忠憤聞者
劉歆劉宏皆宗室至為莽國師將軍義兵之西歆反
為莽屯宛宏反為莽將兵劉氏若此它姓臣復何望
哉莽始聞義起師會漢羣臣宣言周公攝政管蔡挾
祿父畔周事以義挾劉信比之漢羣臣皆云不遭此
變不章聖德其佞媚乃爾又豈復有以忠憤興者乎
於斯時也獨一翟文仲能憑區區東郡建倡大義欲
戴漢宗為國誅逆功雖不遂其意象為如何抑又聞
義兵初興三輔人霍鴻輩並起應義謀攻長安衆至

十餘萬亦不可謂無人助也莽方惶懼至不能食日
夜抱孺子告禱高廟放大誥作策班行天下諭當反
政孺子意使義此時得一戰勝則戮元兇如摧枯復
明辟如反手功必成矣不幸至於遽敗猶宜錄其忠
義大節標表而旌明之班氏作史既不為義特書而
附見于方進傳後又譏義不量力以隕其宗春秋褒
貶之旨固如是乎義言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慚於先
帝情辭慷慨固以隕宗殉國自期矣不量力而死孰
與事漢賊而生乎固之評於是為大失因補其遺作
漢忠臣翟義傳

蔡孝子傳

蔡定字元應越之會稽人家世微貧父革依郡獄吏傭書以生力使定學身勞苦資之以故定處黷校稍稍有稱郡獄吏一日坐舞文法被繫革以註誤例在劾中革年七十餘矣法當免繫鞫胥任澤削其籍年而入之罪罪且與獄吏等案具府奏上之方待命于朝故俱久囚而革不得獨決定竊痛念父當耆年以非辜隨圜狴誓將身贖數詣府號訴請代坐獄弗許請効命于戎行弗許請隸伍符爲兵人弗許定知父終不可贖也仰而呼曰天乎將使定坐視父纏徽纏

乎父耄耋不應連繫傭書罪不應與獄吏等理明矣而無所云訴父老而刑定之生其何益乎定圖死矣庶有司哀憐幸而釋父則雖委身重泉於登天爲不殊於是預自誌銘其墓又爲狀若詣府者結置袂間皆叙陳致死之由冀其父之必免也以建炎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自沒河死府帥聞之驚曰真孝子也立命出革厚爲定具棺斂事而撫賙其家蘭谿范浚曰嗚呼大孝吾不得而見也孝若定者亦今世之所鮮聞也世之人視親若視其妻子之心切焉者無也彼惟庸愛在妻子而斯須之愛在親親有勞苦不肖

一勤其手足代之其肯殺身以出父於囚牢中乎今之爲人子者有觴酒豆肉持羞其親則已色然自得謂爲難能之孝况若定之捐軀活父其爲孝又可究乎予得定所爲誌銘與狀感其言情哀至至爲泣下念定孝若是是宜見旌於時而事不上聞定將無以自見故爲定作傳冀他日萬一獲私於良史氏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祭姪端受文

維年月日叔浚等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物故四十五姪之靈嗚呼惟我伯父與先兄沈光匿彩再世不大爾能克紹前人積銖累寸訖于有成女得所歸男知學問辛勤以有屋廬則爾之料理家生豈不艱哉以常人視之宜食息不暇而爾能外交士大夫內睦宗族至閭里姻舊承上以欽撫下以仁各得其心有緩急扣門惟力是視無毫髮靳色則爾之才可知矣余與諸父子姪展維桑之欽歲時節臘弔凶賀福舟

車馬跡經于邑下無問晨夜館于爾穀于爾者凡幾年意有初終亦難能也謂天假之年享為善之慶而一病不起子方從學不克俟其有成豈報於身者如是之淺少而貽其厚於子孫乎我與諸父宗人尚能撫爾之孤以遂爾之志今爾寔得日率香溪之族祖奠道周爾其有知庶幾來鑒尚饗

高府君墓誌銘

右修職郎高府君諱廉字清臣年七十卧病卒於家既問龜以寔得日其子梅書來請銘於香溪范浚者三義不得辭蓋梅與予同鄉邑娶予外兄江處州之

女又從予學久故獨求銘於予且其書辭曰梅之積罪不殞泯而俾先人無祿梅將何聊以生惟終事之未衰姑綴餘息敢告寔期祈深哀之尚得銘以昭諸幽則其垂無止豈惟不肖之孤賴之將先人實安于藏蔑遺恨矣梅惟哀慕其親至無已也而拳拳於得銘是亦稱親之孝固予他日所以教夫學子者銘其可辭又梅族兄宗弼狀府君行實以來屬宗弼里中艾儒篤厚無華非貌言者予因撫其事書之按府君娶之蘭谿人曾祖之勝祖全父逢世以貲豪于邑至府君始為諸生試有司既數不利父諭之曰凡人仕

進非一軌能佐國用如漢卜式不亦可乎府君聽令
補太廟齋郎調授右廸功郎主信州弋陽縣簿將赴
丁父憂既即吉浙部使者以府君有吏才檄攝台州
臨海尉歷五月代歸又辟杭州昌化尉未行會青溪
劇賊張甚陷旁郡邑府君慨然曰先人固命我如漢
卜式式知憂邊吾顧不能衛鄉壤是死吾父而棄誨
言吾不克子矣於是募拳勇合里衆揚兵固壘為武
守盜不敢犯王師復婺府君以功當超進五階適兄
之仇與在賞中府君泣言曰吾恨不俾刃其人使吾
兄釋憾地下胡顏與共冒榮乎遂不受賞其後防遏

使錄府君他功奏遷右修職郎於時或勸之從仕府
君太息曰吾母抱病日益劇吾方侍牀下不可一刻
輒去尚何仕母尋不起府君終亦不仕蓋府君資孝
謹自髫幼時大父喪明能扶持不倦長而執子職不
遺力親有疾絮藥在膳必躬夜不解衣雖久彌虔再
遭閔凶藥棘毀瘁當二兄議析產府君推肥美地取
荒頓堯塉者兄歿庀葬具如禮資其孤使妻娶又好
施予凡道路乏絕若親故叩門率賙之不靳歲荒作
糜餼以活餓人或倒廩賑貸有逋租負錢多折券不
責償鄉人稱之暮年優游家居飾園宇日與客銜觴

高會曠懷取適不以利害得失經意惟篤於訓子作
齋館架羣書其間厚禮致文儒于師席方使梅從予
游身送之予家懇懇謂予梅也材下宜擯不教幸而
辱收之其將何學惟所命弟覬梅或知行身之萬一
耳世有挾藝射科速化之術非所敢望夫梅也觀府
君責梅之意可謂知本矣而梅亦能持身務學姁姁
謹順為克家者蓋嘗論世人號善治生往往豪暴漁
奪以財力役使小弱雖壞長貲積而為後人怨府亦
益深矣惟府君修先業而息之未嘗爭利顧獨行惠
赴人艱急使閭里樂其和厚又知以義誨梅則所以

貽厥後者與時俗固殊可尚也已府君卒以紹興十
有七年春三月丁卯窆以十有八年秋九月己酉娶
舒氏先府君九年卒墓在縣之甘棠鄉仁壽原府君
所合葬也有男女四人男長曰才之早天次即梅女
長適進士徐毅次適右迪功郎江軼孫女二人銘曰
盡力于親 行惠于人 其厚也性 茲惟基之
後人承之 尚嗣其慶

安人胡氏墓誌銘

安人胡氏左朝奉郎知處州江公諱惇禔之妻奉議
郎致仕贈朝散大夫諱術之介婦世家嚴之壽昌大

父楚材為真州判官以介直爭事觸部使者怒拂衣徑歸父彛提筆試有司不偶取夏課裂去著居士服立義于州閭尚氣豪舉代有令德是生安人節行純備方髻稚時淑靜儼雅不習游弄不為矯笑戲言外祖太府少卿范公鏐奇之顧謂居士君而女婉懿有殊姿宜以室良士吾外孫惇禔江氏之秀器度甚偉行礪而文而女捨是將孰與居士曰唯敢不惟公之從卒以女于江時婺之蘭谿言令姓者推江范而胡亦嚴名宗三家族屬各千指舉稱安人賢入門贊見舅姑上下交賀祇率婦事久益起孝侍疾不脫帶喪

之羸毀類如其夫時節享嘗薦藻納豆必躬視惟謹承內外尊已者與處敵以下至遇媵侍率中度有宜稱處州使君歷官久所向號治蠲瘼蘇枯民以永懷安人實左右警益助為寬大宣和初山賊來自婺源攻陷蘭谿殺官吏以逞窮索不置有逼使君行者使君方丁大夫公憂纍然龐纒顧慕靈几伏哭不能興安人攬涕開慰君弟無虞日君令婺源子其人有留惠彼雖暴桀非有鳥獸心忍忘恩紀加所天耶既而如言果不害後使君攝衢州江山丞適叛將苗傅兵潰涉邑境急王師追之急他官怵迫不知計宜皆輕

范香溪文集
道使君謂義當堅守供億我師去則乏軍興雖即誅
何補安人亦激烈贊勸君抱責于此效死固其所無
以我輩為私憂將與君俱死使君卒不去人以為忠
蓋安人識通悟動見事會於使君克有相云性儉素
不隨俗為姱華塗澤笄珥襦襦無采翠祿飾一敝衣
雖屢紉濯猶服之不棄蠶織每身其勞子或諫止則
曰是固婦人事非利之也爾儒家子耕稼勤艱惜不
及知我自力為此聊亦警而輩耳因命冢婦稚婦汝
有婦職其可一日不虔始吾歸爾舅奉沃盥拜堂下
威姑訓以先世勤約之規吾日銘于心今用以誨汝

豈惟汝所宜守當奉之為世世戒也使君既沒遂屬
其子無以家事關我旦旦取天竺書誦諷沉研不忍
翦生物間却葷血為伊蒲塞食恬默無營若自得者
平居未嘗遇病髮秀益康瞻聽瞭聰由其居心樂易
致之宜以永年忽得微疾遂不起聞者咨悼實紹興
十有九年正月壬辰也年七十有三生子三人男曰
軼右廸功郎前虔州瑞金縣西尉曰靦舉進士皆謹
謹自持女適進士高梅孫六人咸幼其一男也安人
之垂終告軼等吾自視危惓息且不屬幸及爾壯長
嗣業爾家惟飭已在不怠庶永有就爾克用我戒則

我為不死我亦念爾父官進勤劇將身不緇越既棄
爾藐孤吾周視篋行曾銖縷之不蓄吾惟攻苦以育
爾克至于今彌無餘資死能葬我稱家率禮俾人無
爾非者是爾為克葺我終事吾見爾父地下靡有憾
矣二子遵之使來香溪告少卿之孫浚曰吾母將以
十有一月甲申謹安祔于縣之龜坑西原先君之墓
敢請銘浚惟我妣榮國夫人謂居士君實伯兄合中
表言之浚謂處州外兄謂安人外女兄安人且謂浚
外弟銘安人莫如浚宜謹諾為銘曰

芳徽淑行世軌儀

女婦姑母茲其規

我撮懿跡聲于詩

珍珉其藏告無期

吳子琳墓誌銘

君吳姓諱珪字子琳婺之金華人曾祖藻祖善父權
世隱約君幼謹順壯滋有立父知可倚俾卜別墅理
家生事君亦念世業汨振惕焉遵命度地得靈岳林
泉之勝結廬以居為裕蠱計常鄙世俗嗜利子沓貪
無藝以子貸豪取牟息倍稱我則不為第務以信實
得人和賑憫單窮率本業之不立券牘或負約將剔
田帖屋以償則笑謝曰以逋負利人田廬豈吾心哉
卒棄責弗取凡其意氣闊達類此越四十年儲義甚

富而日積月衍資亦高矣會睦之劇賊充斥不制四掠比郡婺浸為盜區君徙家集族壁險自固距所居十里餘日營支計費恃無仇怨常出歸自如間逢兇衆方屠別人皆擲刃斂衽疾言開慰我不敢暴其無恐他盜過者亦相戒無窺吳氏每望屋引去兄子昂家烏孝盡室前已歸君久之昂方挺身來自間道為惡少遮止問為誰將安往昂對以實惡少愧謝炊黍供待護送歸之君時姻舊逃亂相依倚凡數十族經給資用藥物均惠有終始鄰曲附賊者持米肉來餉君因以禍福鑄曉其人盍即效順無久迷繆為此不

祥徒以身膏官軍銳鋒衆感悟釋柴械而還民伍者十九逮賊平向藉君全濟者多負不知報人謂自是有以緩急告君當戒門以絕矣後成臯挾潰卒攻婺郊郭草擾依君者愈衆君益開納厚相勞苦必於我乎館意顧倍蓰於昔人始咨歎以為難及君性和裕於舅弟友睦方議別籍悉所有均析不名其私一銖於遊從未嘗以貴勝寒品生輕重心於細人務為并容謾欺玩斬一不之詰至或挾豪佩勢臨之則毅然不受里中人推為長者皆慕賴或他適往往丁老叢集候門若待哺然有鬪諍君一言曲直各厭悅解去

蓋其平居立然諾故素信喻乎人如此紹興十有八年六月己未以疾卒年七十有三娶郭氏生男三人曰昶曰昂曰晟女五人長適進士邵汝能次適進士何溟次適左奉議郎湖州州學教授唐堯封次適右迪功郎宜州河池縣主簿俞允恭次適進士何冽孫男八人曰三錫三益三畏三省三思三復三俊三英孫女六人長許嫁唐仲義餘在幼君雅知慕善開館貯書延良師碩友使子姓稟學故昶等皆競爽尅厲昂以藝業登名于薦書士友稱之君方疾劇顧昶等與諸孫戒曰始吾至靈岳未有溫飽計今服食兩餘

非智得也有命焉若等當益殖學無務殖貨力行動儉謙厚四者如吾平生示訓足矣言既奄然以瞑嗟夫今人愛子男遺之積著恨不百鉅萬失學無教或不能記姓名女嫁之甲門右族無復擇對多與凡子君獨能以詩書儒其子孫將終之言猶婉勉以義其得壻又皆郡邑彥士可謂知所以愛子矣二十年正月丙午葬于縣之東溪古寺山之原前期昶使謁銘于香溪范浚昂且來屬浚顧同鄉壤又得君行實狀稽所聞爲信或益以狀之遺事諉浚曰是宜傳載因知君爲人稱思沒且不忘銘其可辭銘曰

人當畏塗身窘不容君逢艱危克亢厥宗惠于鄉
州長者之風恩或我孤我益有終儒其子孫慶則
自躬有銘幽墟刻示不窮

右通直郎范公夫人章氏合祔誌

夫人章氏開封人故將仕郎諱發之孫贈朝奉大夫
諱志孟之女章氏世為右姓大夫寬然長者喜以義
紓人急方吾祖少卿舉進士客京師大夫相與厚甚
吾祖仕既位於朝念大夫雅素不忘而大夫愛夫人
亦欲以與范氏吾祖顧我叔父曰爾筮其納幣以為
爾相故夫人歸于我章范用益親其後大夫之子震

官陳留遇虜以忠死三子負其母奔俱來南依夫人
夫人除奧室處之供待積年滋有恩意人皆賢夫人
成吾祖念舊之志克有終也夫人明悟靖莊承宗事
謹奉舅姑孝御下惠而嚴凡佐我叔父率順且有助
性素約縮衣嗇食資用無侈長我叔父捐館舍夫人
邵家事聽其子曰清心翫西佛書嗜善喜施濟涉以
梁灼起病以藥石卹死以葬埋具有孤寡不能嫁者
為辦裝擇對使有行姻戚鄰曲多蒙其惠年七十有
一得積寒疾卧累日日劇不衰以紹興十有五年冬
十有一月癸卯卒于家遂以十有二月己酉葬自我

叔父墓于勝觀原二十有四年矣於是以夫人治命更卜兆于塋東十步所用遷窆我叔父越三日夫人合祔焉夫人生男五人長曰淇故任右承直郎衢州開化縣令次曰注三與鄉貢次曰汲學該涉有志氣次曰滂開化令及仲叔季皆先夫人卒其幼曰津女二人長適右承議郎通判洪州徐端禮次早卒孫男九人炳燁燁焯焯光炤燾烜津與諸孫皆力學問燁嘗在國子薦籍中孫女直有二人長適右承直郎張文之次適右承直郎章著次適進士蔡九齡次適右迪功郎晏節餘髫孺曾孫四人坦埒塹堦曾孫女五

人夫人之祔既有日津以埋辭屬其從兄浚浚曰叔妣夫人先世令族父克義兄克忠夫人之賢也固宜賢而有傳以示後亦宜也顧雖文字蕪鄙其何敢不力惟我叔父世系爵里與行事自有誌今即蓋石書夫人懿行卒葬月日琢之歸諸墓

張府君墓誌銘

諸暨張龜年卜葬其考府君前事之月以行狀走書謁銘于高平范浚曰龜年無似日獲擁篲墻屏下竊自比數於諸生敢告不弔惟身負釁逆上禍慈考欲養之志終天莫伸顧方當門庀事不敢即死窆有日

范香溪文集
矣儻幸而賜之銘使有以告于窀穸是大憫其孤藐而顧覆之先人有知將不憾於地下書至浚一再閱爲之悒然如見龜年稽顙觸地而聲其哀也初龜年來蘭谿從予學府君以書先之問可不可辭連累數牘又以予所厚書來言旣又以書道謝懇懇逮龜年踵門禮恭而辭順授之學服習不懈中易直無岐徑同舍生舉稱之因知府君力于誨子非一日積又使之越境來學此其意亦已篤矣今世積居潤屋者所不足非財也而方命其子若孫倚市門坐賈區頰取邛坵爭錐刀之末以滋貯儲有讀一紙書則奪取藏

去或擘裂以供覆瓿怒而曰吾將使金柱斗牛馬以谷計何物癡兒敗我家戶事顧欲作忍飢面翻故紙耶用是大家子多齷窳不勤卒或無以自業故予於府君謂知以義方字厥子是異乎末俗者也今得其行事狀益見逆知府君果不妄矧龜年以嘗請業故來析銘而叩叩之悲將得辭乎按府君諱緒字端遠紹興府諸暨人自髫年知勉于學其父居邑屋以氣槩唯諾聞賓禮善士使子姓從之遊故府君益習業當宣和初有籍在州校會盜發青溪亂挺越部府君鳩族屬聚落合力保壁衆悉附服貧丁輕猾無敢去

為推剽鄉境賴安而貲侍用無遺餘矣繼丁大故生業益落府君得計研心算以治產累歲遂至饒衍然奉身菲約知推分自安有薦之戚里要人奏補承信郎初非其志不求官進乃樊圃沼泉為游亭閒館蒔雜花美木置酒流覽以娛客士夫過之嘉其好事自喜平居調救鄰曲多趨人急或窶且病遺之珍藥不以貴靳歲計食粟斤羨積平糶之有所稱貸率薄其贏里中子錢家因相視為率不得多責息嘗大雨雪寒泣積日府君登樓憑眺有至脯西無炊煙者慨然發困分贍所全活甚衆大抵設心本夫慕善故近厚

如此府君以紹興十有五年夏六月丁酉卒以明年冬十月甲辰葬于縣之槩浦鄉梅塔原年五十有二曾祖參祖湜父譽皆不仕娶蔣氏生男二人龜年其長也次曰椿年孫男三人孫女一人銘曰
勤以厚其生又知義方惟圖之良後之人勿忘卜
兮食西原之岡坎厥中而藏其安無傷

右朝請郎致仕范公墓誌銘代

紹興五年夏六月癸亥右朝請郎高平范公卒以冬十一月乙酉葬於婺之蘭谿縣北觀後山前事其子使來乞銘于祕書少監潘良貴曰端疑不天先人倅

鄱陽以疾請老繼卽世諸孤念安厝之重姑忍死銜
哀奉喪歸卜襄事旣得日矣圖所以銘埋石爲不朽
者敢以勤執事良貴於公同鄉壤且有好舊銘其可
辭按公諱溶字茂寬世爲蘭谿人始以祖任補郊社
齋郎調授將仕郎開德府司理叅軍歷洪州左司理
濰州士曹左推獄知歷陽武康二縣權通判饒州官
凡九遷至朝請郎章服銀緋公練熟吏事於決獄尤
詳明三爲州刑官再洽邑皆以平恕稱在澶淵囚有
毆婦人傷甚者墨曹以破骨限辜旣四十九日而婦
人死公曰法破骨限日以五十而創傷辜不踰月今

四十九日矣脫不破骨得無冤乎生固不容剔肌以
辨其人死且腐骨可驗也驗之實止創傷遂以踰月
論囚得不死其平反類如是治歷陽有惠政適淮東
西歲大侵米騰貴甚所至發廩舉荒政多乏事獨公
處畫有條略飢羸流冗赴如得歸全活數萬計朝廷
遣訪使察兩道賑濟首薦公能時郡將喜柔佞且悍
刻遇吏屬如束濕一語不合輒文致以罪曹掾輩阿
順常引義固爭將不悅因窘公徧捕邑胥史械繫笞
楚推詰百緒迄無纖介事及公者公久移病卧不出

吹毛洗垢一聽之既引日將愧無如公何則使人諷公謝已當置獄公不屑曰我誠有罪謝不可誠不有罪可無謝吾方投憤須劾去將非吾所任事也遂不謝而獄無所歸亦尋寢有盜羣輩斂攘橫不制公出竒略縛取之鞫司薄其罪以害公賞公曰是吾心也以職取盜盜釋弗誅責塞而人無殘何賞如之不復辨至武康訪邑父老以疾苦咸訴前令尹定物力溢故數錢千者十餘萬科斂遂煩而輸不前公欲更之吏白版已上郡須三歲可改定公曰是且困吾民一日不可可三年乎立告喻父老槩除十之二繼列其

弊白郡追易前版人以為利而不私錢塘亂卒嬰城以自固距邑不三舍聲欲樵境上民悉荷擔公列夫屯扼走集囹圄飭備候邏嚴密闔境恃以無恐方諸道會合之師烏雜環賊不用命戰未接輒潰去所過因暴抄有犯邑者乘暮夜斫柵譟而入公率衆逆之曉謂曰爾討賊者而欲為賊乎王師行即至毋自取絕頸禍且爾假道不過圖一昔安苟捨仗不吾擾將館爾于市糧靡芟秆惟爾之須不然吾衆銳不可怒也其人皆聳聽驚愧合言曰惟公命則褫甲束刃入就館無敢輕出與市人交語者不信宿徑去以故武

康獨無剽掠患及將代邑人安公政再詣行朝借留
鄱陽號劇繁公以鎮靜佐邦治雖軍書饋檄委沓無
間日每支計得宜能不擾以及事會歲旱官平糶以
資餓人公適攝守命吏毋限郊郭隨至畢給又倍稟
之率人日得二日食眠他州流惠為多既而早愈虐
公以為憂徧走羣祠禱雨甚力因得疾竟以不起人
哀之公自蚤歲懇志嗜讀書入官猶不廢間提筆遊
舉子場兩與賓貢補太學內舍雖不第而學彌篤該
涉經史綴文裁詩語皆溫粹有典則性宏厚孝友於
兄弟族黨交遊無不善立義甚高喜趨人急北海工

曹元億當改京秩而薦章危及格且代去去則章不
可得公以已所得章推與之人稱為難生平恬介未
嘗趨競仕雖累歷而清苦自刻勵又好施予卒而家
罄乏無餘貲享年五十有四曾大父中孚故贈左正
議大夫大父鏐故任左朝議大夫父筠故任左承議
郎累贈左金紫光祿大夫母安定胡氏贈同安郡夫
人娶今右朝散大夫廬陵歐陽中之女先公十四年
卒贈安人生女一人適今右承議郎林元忠男四人
惠州文學端疑其長也次端丞端輔端弼俱力學問
孫女一人孫男三人曰武仲文仲牧仲俱在幼公之

范香溪文集
歿凡知識大夫士若州邑朋舊至田里細人無不歎
悼有泣者銘曰

何中之平不谷不陵而不長厥齡何仕之能又惠
且清而不公不卿惟蓄德之羸爲嗣人之承其徵
斯銘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范蒙齋先生遺文

先生諱端臣字元卿號蒙齋官右史受學於叔父
香溪公人品文章卓然名世已彪炳誌書矣詩集
三卷文集二十餘卷世遠無存今輯散見諸書者
並附於香溪集後以見一班云

秀野亭

乞得天公五畝春暫拋手板着綸巾
拳花露粉頻沾袖洗竹山光忽傍人
金點流鶯田畧畧雪翹幽鷺水粼粼
尊前無地棲榮辱秀野亭中自在身
不敢尋詩怕雨催須知挈榼爲春來
天公未放陽烏

出坐客何妨笑臉開寒食花光猶照眼亂山雲氣欲
侵罍黃昏數點池南雨似惜香塵逐馬回

半山亭

窈窕轉巖腹劃然見孤亭橫分樹矗矗下枕溪冷冷
日暮人跡絕猶聞樵斧聲

藏春園

園徑蕭條草樹荒半山林影淨回塘墻根遶薺春還
近亭角舒梅暖自香兩鬢斜知隨節改百憂差喜得
身強尋詩問酒追豪勝且送殘年入醉鄉

題密山寺壁

籬落隣林麓江灣應靄煙烏鴉依野屋獨鹿度平田
孤閣高竿隔籃檻綠柳連僧棲心象息游行亦黃緣

喜智者華藏二禪老到寶惠

雲牕共盥石潭冷雪屋對吟山葉紅我欲徑尋蓮社
去莫將歸目掛飛鴻

冬日寓寶惠教寺

觀書倦斐几理策開蓬門縈紆竹溪步迤邐僧家園
雲容釀密雪煙景收殘暎人語野橋店鳥鳴桑柘村
山深古殿悶澗曲回流喧松桂不改色梅蕊亦已繁
久厭城市卑愈覺山林尊歸途偶成詠所樂非所言

此君軒

叔茂通所治傍多植竹故有是名

主人結屋清溪側對敞軒扉幽更僻自憐桃李浣塵
泥故植琅玕對叢碧只今俗子紛屢闌銅臭熏天誇
侈極曲眉皓齒宴華堂嫚綠妖紅醉春色爭如此處
是瀟洒左右牙籤散圖籍暑風韻玉脫豹胎涼月影
金交鬼魄我來登軒同賦詩試問何如嚴武宅

城南塔院

青天寥廓地輪困雲海蒼茫萬里春渺渺江風吹不
斷塔中人與太虛隣

登釣臺

此地有天險雙臺千仞崗眼寬知世窄皇極便神傷
慘澹諸峰立縈紆一水長振衣懷古罷新句入斜陽

又仙山行

仙山仙山鬱嵯峨紫煙氤氳生綠波飛瓊玉樓不知
處雜佩丁璫隔烟語三青山鳥去不來六龍落日只
啣哀呼聲嗷嗷動天地老蛟吹涎海波沸

嶺南鞭春

一辭湖上月三見嶺南春怪鳥呼如鬼癡猿立似人
蠻商通海舶漁戶雜江濱尚有鞭牛扑紛拏起路塵

題靈洞路

傍溪多立石逕轉特勾衣雲兼晚色至葉帶秋聲飛
孤鷺忽驚去片雲明殘暉

石磴

短策將我影照盡山前溪黃緣入風磴歷覽窮攀躋
不須剪梧桐自倚青冥梯

洞橋

橋邊十丈水折幹餘風霆橋下一泓水冷然照吾纓
世故暫如失茲山得深行

下洞

孤煙靈洞遠未羨三茅山柏子得妙見梅花有竒攀

雖無金碧麗高士昔所關

怪石

人間足安危頃刻異候狀唯應山中石不受客塵障
搜竒貯元龍飛雲勞魯望

天池泉

栖真院後

天然水泓洞不涸亦不涌紛披石苔靜掩翳寒茗擁
微風不生波金刹影時動

輓龍圖待制徐良能墓

少日蜚聲竦白袍暮年策足上青霄功名略已追前
輩事業真堪托後凋諫草半焚烟寂寂瑣窻一夢夜

寥寥古塘原上誰行路只有哀笳引葬簫

新嫁別

隣人納婦夜遭偷兒明日婦出為之作

隣家新婦誰家女昨日嫁來今日去徘徊欲去呼問
之何乃遽遭姑舅怒婦欲致詞先淚雨妾在村東年
十五長成只待嫁良人不識人間離別苦妾從五歲
遭亂離頻年况逢年凶饑母躬蠶桑父鉏犁耕無餘
糧織無衣十年辛苦寸粒積倒篋傾囊資女適豈知
薄命嫁良人招得偷兒夜穿壁曉看奩橐無餘遺羅
綺不見空淚垂公姑忌妾遣妾去歡意翻成長別離
公姑遣妾妾難住出門惆失來時路不恨良媒恨妾

身生離不為夫征戍我聞此語長嗟咨誰知賊遣人
分離無人捕賊官乃職縱賊不捕官何為婦言妾去
君莫語偷兒如鼠官如虎

祭叔香溪先生文

嗚呼下古之世人誰百年混混生死夫豈足言惟賢
人君子世不可則人之愛之欲其齒髮膚體久而
愈堅雖得百年以歿人猶恨其莫贖况中道而奄忽
人惡得而無怨焉彼達人太觀固已齊浩劫於一瞬
契彭殤於一轍存亡得喪死生禍福曾何足以累乎
其天其所怨思嗟惜而不能自己者實人情之所以

然故顏淵死以夫子之聖猶哭之慟蓋非哭其短命以死哭其賢者既死而不能以復還嗚呼今吾叔云亡凡識面者莫不爲之慟哭亦以夫人之至賢者也觀其道義有宗學問有源英華其文雄辭大篇浩胸中之萬頃藐鍾鼎於浮烟跡雖遜於林谷名已塞乎天淵使吾叔生於闕里則備行絕德必從容乎顏淵之右使吾叔生於漢代則大書實錄必赫爍于班馬之前在河汾則文中子不得爲獨善在唐室則韓文公未知其孰先吟哦乎詩章則少陵太白若心法之授受游戲乎翰墨則鍾顏虞褚同筆勢之清妍有楚

人之騷雅而引義托興不爲湘纍之怨懟有晉人之風度而動靜語默復與禮法而周旋至若馳驅朋執黽勉宗親贈必固辭求無不應擔石之儲常空於私室方丈之食常盛於賓筵此其方篤於古人者又吾叔孝友仁厚之性行於無事而世俗以爲絕異而甚難者也嗚呼天旣文吾叔矣獨不壽吾叔而使大正軻之所傳也耶豈其搜抉造化雕礫百象出天入神竒怪恍惚天且厭之而故嗇其年耶抑豈追慕前修精進不已苦心極力外腹中乾固自有勦其冲氣遂不以久而延耶不然福善禍淫之說何天之報施於

人者有時而或愆也嗚呼吾叔兒姪聚指且干如端
臣者曲蒙愛憐謂我之頑可磨可鑄誨我育我若已
子然我有一善叔喜見顏我有一失叔愠形言承聆
謦咳給事丹鉛文俾見藁詩俾屬聯夜必促膝朝必
分飡道尊而嚴可親莫干餘二十載恩意益綿今吾
叔既已往矣我何益於生前虛堂沉沉兩樹團團研
席窻几圖書委駢思之如在尋之已捐每念之至淚
如迸泉雖死而不亡者在吾叔固無所憾而九原之
不可作顧我族之何冤鬱佳城之既啓岌飛旒其當
遷撫行棺而慟絕其永訣于終天哀無窮而詞有極

既殺薄而醪酸

范楊溪先生遺文
先生諱端杲字元章號楊溪官國子監學賓與蒙
齋並學於叔父香溪公有文集數卷失傳今輯得
數言與蒙齋集並附見焉

明復軒箴

予姪友龍讀書尚志以明復命其軒予聞而喜畀之
以箴曰於皇上帝降衷于民民具受之其本也真彼
昏罔覺如荒斯屯本真一落日奔以淪惟古聖哲道
修於身爰立爾極後學持循

秀野亭

高着春山最蔚藍
截然屹立白雲端
小亭為愛依青壁
野色當窻指點看

遊寶惠寺山

不到茲山久
寒梅又著花
白煙藂古木
烏鵲倚枯槎
路轉衝危石
泉流漲淺沙
不堪回首處
樵唱起嘔啞

香山塔院

招提登覽處
野客興偏濃
路入千層翠
窻涵萬疊峰
溪聲來小院
雲影落長松
幸對老僧榻
焚香話苦空



